

# 世衛組織向中國頒發 國家消除瘧疾認證

(上接 A1 版)

中國消除瘧疾之旅  
從 1950 年代開始，中國衛生主管部門致力於通過為有瘧疾風險的人提供預防性抗瘧疾藥物以及為患者提供治療來定位和阻止瘧疾的傳播。該國還做出了重大努力，以減少蚊子滋生地，并在一些地區的家庭中加強使用殺蟲劑噴灑。

1967 年，中國政府啟動了“523 項目”——一項旨在尋找瘧疾新療法的全國性研究計劃。這項工作涉及來自 60 個機構的 500 多名科學家，最終在 1970 年代發現了青蒿素——基於青蒿素的聯合療法 (ACT) 的核心化合物，這是當今最有效的抗瘧藥物。

世衛組織全球瘧疾規劃主任 Pedro Alonso 博士指出：“幾十年來，中國能夠跳出固有思維模式，這對中國應對瘧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在全球產生了顯著的連鎖反應。政府和人民一直在尋找新的和創新的方法，以加快消除瘧疾的進度。”

1980 年代，早在世衛組織建議使用蚊帳控制瘧疾之前，中國就成為了世界上最早廣泛嘗試使用藥浸蚊帳來預防瘧疾的國家之一。到 1988 年，在全國範圍內分發了 240 多萬頂蚊帳。這種蚊帳的使用大大降低了部署地區的瘧疾發病率。

到 1990 年底，中國的瘧疾病例數驟降至 11.7 萬例，死亡人數減少了 95%。在抗擊艾滋病、結

核病和瘧疾全球基金的支持下，從 2003 年開始，中國加強了培訓、人員配備、實驗室設備、藥品和蚊蟲控制，使病例進一步減少；在 10 年內，病例數量下降到每年約 5000 例。

2020 年，在連續 4 年報告零本地病例後，中國申請了世界衛生組織消除瘧疾正式認證。獨立的消除瘧疾認證小組成員于 2021 年 5 月前往中國，以核實該國的無瘧疾狀態及其防止瘧疾再次發生的規劃。

## 成功的關鍵

中國為居民免費提供一攬子基本公共衛生服務。作為一攬子服務的一部分，在中國，所有人都可以獲得負擔得起的瘧疾診斷和治療服務，無論其法律或經濟地位如何。

有效的多部門合作也是成功的關鍵。2010 年，中國的 13 個部委——包括衛生、教育、財政、研究和科學、發展、公共安全、軍隊、警察、商業、工業和信息技術、海關、媒體和旅遊部門——聯手在全國範圍內消除瘧疾。

近年來，該國通過嚴格遵守“1-3-7”戰略的時間表，進一步減少了瘧疾病例。“1”表示衛生機構報告瘧疾診斷的一天期限；到第 3 天結束時，衛生主管部門需要確認病例并確定傳播風險；在 7 天內，必須採取適當的措施來防止疾病的進一步傳播。

## 遏制瘧疾

輸入性瘧疾病例的風險仍然是一個主要關切，特別是在雲南省南部，該省與三個瘧疾流行國家接壤：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緬甸和越南。中國還面臨着從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其他瘧疾流行地區回國的中國公民中輸入性病例的挑戰。

為了防止這種疾病的再次發生，中國加強了對高危地區的瘧疾監測，并積極參與區域瘧疾控制舉措。在整個 COVID-19 大流行期間，中國一直在通過一個在綫平臺為保健提供者提供培訓，并舉行了虛擬會議，交流瘧疾病例調查等方面的信息。

## 給編輯的說明

世衛組織無瘧疾認證  
消除瘧疾認證是世衛組織對一個國家無瘧疾狀態的正式承認。如果一個國家以嚴格、可信的證據證明，至少在過去連續 3 年內，按蚊引起的本地瘧疾傳播鏈在全國範圍內已被阻斷，世衛組織就授予該認證。一個國家還必須展現出防止疾病再次傳播的能力。

授予無瘧疾認證的最終決定由世衛組織總幹事根據獨立的消除瘧疾認證小組的建議作出。有關世衛組織無瘧疾認證流程的更多信息，請訪問此鏈接。

虛擬論壇：“從 3000 萬例到零：中國創造無瘧疾未來”



## 背景

中國這個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在七十年时间里成功地將瘧疾負擔從 1940 年代的每年 3 千萬例降至 2017 年的零病例，并将這一显著成就保持至今。

支持實現這一成就的關鍵因素是什麼？中國為在與受瘧疾影響的鄰國接壤的邊境地區遏制瘧疾採取了哪些策略？該國政府及其人民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如何設法保持了零瘧疾病例？其他國家可以從這個成功的事例中吸取哪些教訓？

7月2日，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代表和第一線工作人員將與來自其他地區的瘧疾規劃管理者、世衛組織專家和全球合作伙伴一起參加一個虛擬論壇，分享對中國消除瘧疾歷程的思考和看法。討論將以英文進行，同時提供中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同聲傳譯。詳細議程將在適當時候公布。

中國這個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在七十年時間裏成功地將瘧疾負擔從 1940 年代的每年 3 千萬例降至 2017 年的零病例，并将這一顯著成就保持至今。

支持實現這一成就的關鍵因素是什麼？中國為在與受瘧疾影響的鄰國接壤的邊境地區遏制瘧疾採取了哪些策略？該國政府及其人民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如何設法保持了零瘧疾病例？其他國家可以從這個成功的事例中吸取哪些教訓？

7月2日，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代表和第一線工作人員

將與來自其他區域的瘧疾規劃管理者、世衛組織專家和全球合作伙伴一起參加一個虛擬論壇，分享對中國消除瘧疾歷程的思考和看法。討論將以英文進行，同時提供中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同聲傳譯。詳細議程將在適當時候公布。

要注册網上研討會，請訪問此鏈接：<https://www.who.int/zh/news-room/events/detail/2021/07/02/default-calendar/from-30-million-cases-to-zero-china-creates-a-malaria-free-future> (世界衛生組織)

(世衛報道截圖)

# 方方武漢日記連載終結篇



方方 (1955 年 5 月 11 日-)，本名汪芳，祖籍江西省彭澤縣，生于江蘇省南京市，成長于湖北省武漢市，中國當代女作家，曾任湖北省作家協會主席、省文學創作系列高評委會主任，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文學創作一級作家職稱。

## 3月18日

封城第 56 天。

大晴，太陽太明亮，一副直奔夏天的感覺。有陽光，而不潮濕，這是武漢很舒服的天氣。其實我之喜歡武漢，氣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武漢四季分明，每個季節都有自己的個性。

用武漢人的話說，夏天熱起來熱死，冬天冷起來冷死。春天有一段潮濕期，秋天則天高氣爽，天天都是舒服日子。年輕時，我對武漢的氣候還有點煩，畢竟怕熱又怕冷。後來科技發達，生活質量提高，夏天有了空調，冬天有了暖氣，春天可以油膩，而秋天則繼續享受它的美好。這樣一來，氣候的所有缺點，都被人類的智慧所解決，而它的優點，也就更加突出。所以，我現在覺得武漢的四季相當好的。很多年前，我做紀錄片，武漢熱到四十度高溫，但武漢的老人家說：必須得這麼熱！出大汗，排大毒，熱透了，人才舒服。這話當時讓我驚了一下。武漢的夏天，若那年沒到四十度，武漢人會有深深的失望：這哪像武漢的夏！

繼續談疫情吧。疫情自結束早期混亂而痛苦的階段後，一天天向好，現在顯然控制住了。走到今天，還有一個新增確診。死亡人數尚有 10 個，疑似人數歸零。武漢人急盼所有數字都是歸零，那才是真正的結束。想來，這一天，應該不會太久。

下午與一位前綫工作的醫生朋友通了一個長電話。有些觀點，我們不太一致，比方追責。醫生朋友認為，現在談追責恐怕就沒人做事了。而我則覺得無論政府或是醫院，都不至于這麼脆弱。醫院的能幹人應該不少，政府中人才也多，可繼任的也大有人在。現在抗疫已到掃尾階段，大家對前期所發生的事，記憶猶新，這正是復盤的最好時間。而追責，也是必須要做的，否則，怎麼對得起逝去的幾千亡者，以及更多有着痛苦經歷的武漢人？這次疫情，我之之前也一直說，是合力造成。從上到下，各種因素都有。這些因素每樣一點，加起來就裝了一大鍋。現在，這口鍋，大家都想甩掉。而我們要做的事，就是監督：你們不能輕易甩鍋。各自的責任，各自承擔。

醫生朋友講到了兩件事，我覺得特別有意思。在此記下，可供以後參考：一，醫生朋友認為，醫院的建築有問題。通風條件不好，密閉空間，容易加重感染。據說這幾年醫院都蓋有新大樓，為響應節能減排號召，在空間的處理上，并不適合醫院。醫生朋友說，記得 SARS 那年，深圳氣候暖和，他的朋友在醫院把窗子打開，空氣流通可稀釋病毒，感染人數減少很多。我沒有查數據，不知道當年深圳是否如此，但我覺得他講得也有些道理。祇是今年的武漢，正是寒冬，好像也不太可能開窗，我也有點點疑惑。不過我想，醫院的通風問題，尤其是急診或是傳染病科室，應該是很重要的問題。二，醫生朋友認為，每年冬春交際，是傳染病大流行時間。上一次 SARS 是，這一次新冠也是。那麼，為什麼不把開會的時間，改在別的季节呢？改在一個流行病少的季節？

醫生朋友的這一想法真讓我腦洞大開。不瞞說，我在湖北，從 1993 年開始參加兩會。由省人大開到省政協，整整 25 年。我才知道兩會前後各部門會處於什麼狀態。為保證兩會順利召開，所有負面信息媒體都不允許報道，而各部門到了那個時候，幾乎也沒什麼人做事，因為領導都去開會了。這一次，同樣如此。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市衛健委停報感染人數的時間，與省市兩會時間幾乎完全同步。這不是偶然的巧合，也不是故意而為，而是習慣性動作。

這一習慣，甚至不是這幾年養成，是多年就有。多少年來，各部門都會把相關事情壓到兩會之後再辦，而媒體多少年來，為保證兩會順利召開，從來報喜不報憂。幹部習慣了，記者習慣了，領導習慣了，百姓也習慣了。押後辦理工作，壓下負面消息，大多時間都沒發生什麼意外。畢竟，生活中瑣事為多，沒什麼不能放幾天的。如此這般，皆大歡喜，人人都有面子。但是，病毒却不客氣，它會當場把這面子撕破。SARS 撕了一次，新冠又撕一次，會不會還有第三次？我有點擔心。所以，在這裏順着醫生朋友的想法，也給個建議：如果改不了兩會時間，就改掉這個陋習；改不掉這個陋習，就改一改兩會時間：讓它在一個溫和的不太可能有流行病發生的時間召開。其實這兩件改起來都不是難事。

今天還有一件事我無法回避，估計很多人都在等着看我的回復。就是有一個自稱十六歲的高中生，給我寫了一封公開信。信中有個漏洞，以致無數人說，這顯然不是一個十六歲學生所寫，更像一個五十來歲的搥脚大漢的作品。不過，無論是也不是，我還是準備按十六歲學生的信來作回應。

我要說，孩子，你寫得不錯，充滿着你那個年齡人的疑惑。你的想法很合適你，你的疑惑是教育你的人給的。但是，我要跟你說的是：我無法解答你的疑惑。看到你的文字，倒讓

我想起很多年前我讀過的一首詩。這首詩是白樺寫的，不知道你有沒有聽說過他：一個才華橫溢的詩人和劇作家。我讀這首詩的年齡大約是 12 歲，這是在 1967 年的“文革”中。那時，整個武漢的夏天，都在武漢。就在這年，我這個小學五年級學生，得到了白樺的一本詩集，詩集名為：《迎着鐵錐散發的傳單》。其中第一首詩是《我也有過你們這樣的青春》。詩的第一句：“我也有過你們這樣的青春，那時的我們就像今天的你們。”我讀這首詩時，非常激動，并且永遠記下了。

孩子，你說你 16 歲。我 16 歲時，是 1971 年。那時候，如果有人跟我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我一定豁出去跟他爭個頭破血流，而且他就是說三天三夜道理也說服不了我。因為我從 11 歲起，接受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教育，到我 16 歲時，這教育已經進行了五年。用三天三夜的道理來說服我，遠遠不夠。同理，我也不可能解答你的疑惑。我就是說三年，寫八本書，恐怕你也不會相信，因為你也有至少像我當年一樣的五年。

但是我要告訴你，孩子，你的疑惑遲早會得到解答。而那個答案，是你自己給自己的。

十年，或是二十年後，有一天，你會想起來，哦，我那時好幼稚好下作呀。因為那時的你，可能已是一個全新的你。當然，如果你走的是一幫極左人士指引的路，你或許就永遠沒有答案，并且終身掙扎在人生的深淵。

孩子，我還要告訴你：我的 16 歲時代，比你差遠了。我連“獨立思考”這樣的詞都沒有聽說過。我從來不知道一個人需要獨立思考，我的老師說什麼就是什麼，學校說什麼就是什麼，報紙說什麼就是什麼，收音機說什麼就是什麼。11 歲開始“文革”，到 16 歲“文革”結束，這十年，我就是這樣成長起來的。我從來沒有過自己。因我從來就不是一個獨立的人，祇是一臺機器上的螺絲釘。隨着機器運轉，機器停，我停，機器動，我

動。這狀態，大約也像今天的你（而不是你們，因為現今 16 歲孩子中很多人相當有獨立思考能力）。幸運的是，我的父親說：他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全都能上大學。父親說那番話的樣子我還記得。所以我在當搬運工的時候，一心想實現父親的遺願，于是我考上了大學：中國最美麗的武漢大學。

孩子，我經常為自己感到慶幸。雖然我的少年時代接受的盡是愚蠢的教育，但我却在青年時代得以進入大學。我在那裏，如餓似渴地學習和閱讀，與同學們一起討論非常有意義的話題，并且開始了我的寫作，終於有一天我知道了要獨立思考。我還有幸地遇上了改革開放，更有幸參與了整個改革開放的全程。我看到結束“文革”浩劫的中國，從那樣落後的狀態，一步步強大。可以說，沒有改革開放，幾乎就沒有今天的一切，包括我寫這份公開的日記以及你給我寫這封公開信的權利。這一點，我們都要慶幸。

孩子，你知道嗎？改革開放的前十年，幾乎是我自己和自己鬥爭的十年。我要把過去擠進我腦子裏的垃圾和毒素一點點清理出去。我要裝入新的東西，我要嘗試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我要學會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問題。當然，學會這些，是建立在自己的成長經歷、閱讀、觀察和努力的基礎上。

孩子，我一直以為這種自己與自己的鬥爭，自己給自己清除垃圾和解毒的事，祇會在我這一代人中進行。意想不到的：是你和你的一些同伴，將來也會有這樣的日子。那就是，自己與自己鬥爭，把少年時代腦子裏灌入的垃圾和毒素，清理出去。這個過程，倒是不痛苦，每清理一次，就是一次解放。一次次的解放，會把一個僵化麻木帶着鏽迹的螺絲釘，變成一個真正的人。

孩子，你聽得懂嗎？現在，我要把這一句詩送給你：“我也有過你們這樣的青春，那時的我們就像今天的你們。”(完)